

小說組





林昀臻

簡歷

極普通和平凡的南臺灣小姑娘，現就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

得獎感言

很榮幸獲得 2025 年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組佳作，在官網看到得獎名單的一瞬間，彷彿整個世界都跟著我發亮起來，感激黎光旻老師耐心指導，是您開啟我的一扇窗，讓我看見文學世界的魔幻與驚奇。

• 小說組 •

佳作

蛋殼裡的
房客



學姐說，剛好她要退租，問我要不要接手續租？


她說這裡離學校很近，是公寓，近到起床咬著麵包，走進校園只要十分鐘，我心想她可能沒把梳洗和化妝時間算在裡面。她繼續說，每戶獨立出租，隱私和安全「相對」良好，房東沒有突襲癖，唯一要求是準時交租。她指了指樓下，說下樓就是 24 小時營業的便利商店和店到店取貨，我心想這地點不錯。但她接著說，缺點是這房子很老，老到所有能老的地方都有皺紋，包括壁癌、水管。

壁紙貼著泛黃的牆壁，邊緣翹起，摸起來有點硬，還有薄薄像殼的沙沙聲，甚至露出底下發霉的灰水泥。天花板有一道裂縫，像殼的裂紋，每逢下雨，水珠會慢慢從上頭滲出來，一點一點砸在地上，學姐說有跟房東反映，她說是樓上鄰居窗臺的水漏下來，但沒人打算修。「又不是住一輩子」，學姐說除了不好看、潮濕，倒也不影響住宿，反正高雄不常下雨，白天都在學校，晚上讀書、寫作業而已。

租金很便宜，雖然屋況不好，但還在可接受範圍內。學姐搬走前有留下一張新書桌，房東進屋來檢視屋況，她的情緒轉換和語速一樣快，前一秒還經過樓梯轉角，跟擦肩經過的 D 房客堆笑打招呼，後一秒進我租屋門後，立刻抱怨 D 有囤積癖，怪味總是讓她不舒服。

她交代我垃圾怎麼分類、水錶在哪裡、熱水器開關怎麼用，語氣裡帶著幾分無所謂的急躁。這裡的租客來來去去，她已經懶得再解釋第二次。簽好租屋協議後，她和我互相加 LINE，說租金每月轉帳，轉好後用 LINE 截圖告訴她。她慎重說，租金已經包含政府說的租屋補貼，如果我要報稅，含稅價要另外算。我都說好。

「樓梯間的電燈有時候會閃，如果熄滅了，記得去按一下電



箱的開關。」

「好。」我點頭，沒有問為什麼不乾脆修好。

公寓的公共走廊狹窄，天花板很低，像是故意壓縮出一種逼仄的空間感。房門是一排刷著斑駁棕漆的木門，每扇門上都掛著一個小小的金屬號碼牌，刻著 201、202、203……這裡的房客彼此之間並不熟悉，只是剛好住在相鄰的蛋殼裡，共享這個孵化與滯留的空間。

「又不是住一輩子」，學姐的話語還放在屋裡，等存夠錢，我就會搬走。這麼想的人，不只有我一個人吧？會不會房東也是這麼想？但其實房東沒住這裡，她像是偶爾返巢的母鳥，檢查蛋們是否完好。這讓我想起小時候住糖廠的員工宿舍裡，張奶奶一揉起大麵來，整排孩子們就老實巴巴的去撿柴火、去打水幫張奶奶澆菜幹活，小隻點的孩子幫不了啥的，也開始懂事幫忙打掃庭院。然後幾小時後，那個泥巴夯起來的大灶就先蒸饅頭，張奶奶繼續切蔥捏花捲，然後在灶邊窩火處再烤幾下，每個孩子都能賞到幾個沾了煉乳的脆皮烤饅頭。當時，哪戶水塔壞了、機器不打水了，李大爺陳大叔都會搬來梯子凳子、螺絲起子什麼的，一會兒就速修完工，效率比現在打電話叫修還快，但其實最花時間的反而是在門口一條醃肉或一塊糕這樣推來攘去的滿滿儀式感，大人們才安心心的各自回屋去。

那個坐落在我幼年記憶的糖廠員工宿舍，也算租屋是嗎？或許是。但老宿舍只要有舊人住著，彷彿永遠不會老。

只是偶爾現在的我會想起，很久很久以前的老人家們，他們會在某時一起炊糲、做艾草糰，包春捲、包大粽，煮臘八粥、醃泡菜、灌香腸或米腸……然後年年歲歲就這樣守著一窩又一窩的巢，

直到老人家越來越少，看起來越來越舊，像退休老人的皺紋和斑。它的裂紋像蛋殼，沒有一定方向的。糖廠轉型後，年輕人外地求學和謀職，孵化的幼雛一定會離巢，去這裡，或飛向更遠的那裡。熟悉的老人家們漸漸消失了，日曆一頁頁撕去，變得越來越稀薄。聽說有些是在夢裡無聲息地的離去，像跼著足尖縱身一躍就啪啪飛走。我可以看見跟我說話的老者眼底滿是羨慕。是一種以俯視視角，穿過出海口就望見廣闊大海那樣的羨慕，「真好啊……」她的尾音墜了下去，但我低下頭，只看見她拖著黏滯步痕彷彿拖行，拉出一條好長好長的嘆息。

她還停滯在殼內失速的慢性痛感，但殼外的時間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更替季節，包括舊人和新景。

於是，搬進來的第一晚，我躺在床上，發現這裡的牆壁比想像中，還要更薄一點。

隔壁的時鐘滴答滴答地走，像是在耳邊數著時間。樓上的人來回踱步，鞋底與地板摩擦出沉悶的聲音，應該是有人在走廊裡徘徊。某扇門開了，又關上，門板輕輕顫動。蛋殼內總有微弱的震動。

我忽然想到，也許我一輩子都只能住在這種房子裡：舊的、吵的、靠近便利商店的、容易遺忘的……這樣的生活每天都在發生，每天也都在蒸發。

我是不是會在某天不知不覺間，像自己被 M 城遺忘一樣，完全消失，而世界一點反應也沒有？

201 的租客是我從沒見過的 A。沒有聽過他的聲音，沒有看過他開門，甚至不確定他是不是個真實的人。他的房門總是關著，門前的地板沒有鞋印。他是整棟公寓裡唯一沒有聲音的人。唯一的證

據，就是樓下信箱——他的信件每天都會消失。

我的臥室和 201 只隔一片牆，這是天大的好消息——至少有一片牆是寧靜的。房東說 201 的 A 是超商員工，上大夜班那種。A 白日悄悄來、夜晚時悄悄離開，A 信箱裡的水電帳單、信用卡廣告、超市折扣券，這些東西每天都被拿走。A 的存在就像是一種規律，他的房間像是公寓內一顆被遺忘的蛋，沒有破裂、沒有孵化，但有人在維護它的完整。

而與此同時，最躁動不安的門就在我 202 對面的 B，他的房門時常開開關關。

剛搬來時，我以為 B 是失眠患者，因為他每天半夜都會搬動家具，拖動的聲音有時一路從凌晨 2 點持續到 4 點，沉悶又低緩，像是他正在拆解自己的房間，然後再一點一點地重新拼裝。

牆壁裡的水管會在深夜發出伏流的聲音，短暫的。他會擦拭桌椅、清理浴室水漬、拖地，甚至連公寓的公共樓梯，也是他整理的。

「我不喜歡髒亂。」B 的話語和他掃過的樓梯一樣乾淨。

我當時沒多想，只覺得這個人太過神經質。但後來我發現——房東喜歡他，鄰居們也容忍他。因為在這種廉價出租屋裡，願意動手整理且近乎潔癖的習慣簡直就是高尚的美德。

而 C ——只想考上醫學系的 204 過客，是一名補習中的重考生，正準備第三次醫學系考試。

白天他去補習班，晚上回來，習慣在走廊裡來回走動，一邊走，一邊小聲背誦著化學式。他腳步規律，聲音清楚，像是一隻機械化的影子，是這棟公寓裡唯一有明確目標的人。

C 看起來對這棟公寓沒有任何情感。他說自己「只是暫時住這

裡」，只要考上醫學系，就會立刻搬走。我記得，學姐畢業時也說過類似的話。

她那時正準備參加教師甄試，說話的同時，我正幫她整理搬家的書籍，她說需要的是考古題和試教的從容自信。網路有賣題本，其他大學指定的通識課本都會留給我。我默默收下她的贈禮，心想，這間小小的殼裡還要添置必需品。

住在 204 的 D 是一名老母親兼老作家，她的房間是整棟公寓裡最「滿」的地方。門縫裡透出厚厚的紙張，像是她過去寫下的故事，被塞進這個小小的空間。某次剛好出門時的相遇，瞥見她的房間堆滿雜物，書籍、舊衣、雜誌，甚至還有某種已經發霉的氣味。房東抱怨她的囤積癖好，說她幫自己的一雙兒女買房子，但自己卻住在出租屋。

不知為何我常想起她。尤其是搬進來 202 租屋時，才發現搬進來的不只是現在吭哧吭哧推著紙箱進門的我，連過去的回憶，也是背負大包小包的，一起搬了進來。

有時我會想，我是不是正默默被訓練成某種女性樣貌——體貼、退讓、有禮、懂得為他人設想、在 LINE 訊息裡說「不好意思打擾」的人？

就像 D，即使語氣小心翼翼，說話前還總會笑一下，好像引起注意，就代表自己還有價值。

我害怕自己未來也變成她——不是因為我不想老，而是因為我連年少時都沒學會當自己。

我想，D 囤積的，不只是說不出名字的雜物而已。

「我老了，不需要那麼多錢，」她聊起一雙兒女卻是眼底閃著光，但我不曾看見她有其他訪客，而她的房間並沒有任何「準備離

開」的跡象。她把話說得驕傲，可我卻心口堵得發慌。

某天，我下樓倒垃圾，無意間看見 A 的信箱——
它塞滿了廣告信。

這不該發生的。過去他的信箱總是清空，像是有個隱形的人在維持著這個習慣。但現在，它被填滿了，紙張從縫隙裡溢出來，像是這顆蛋被拋棄了，再也不會有人回來。

我愣了一下，才意識到——A 可能已經消失了很久，只是我一直沒注意。

我突然想起我的手機也從沒響過，信箱裡也只有學校的廣告與補助申請通知。沒有人在等我回信，也沒有人催我回家。如果哪天，我也像 A 一樣慢慢停止移動，那些垃圾信是不是就成為我唯一的痕跡？世界根本沒有等我證明自己存在，它只是等我自行消失。

我想起了學生時代的自己，拚命讀書考試，拚命適應，像 A 和 B 一樣，默默維持著自己的生存規律，直到有一天消失，也不會有人真的在意。我低頭，把自己手中的垃圾袋丟進準點的垃圾車。然後，走回我的蛋殼裡。

某天 D 在樓梯間囤放了一箱舊雜誌，她的房間堆滿了無法再放下的東西，於是，她開始將自己的空間向外延伸，把樓梯當成倉庫。雖然雜誌堆得不高，但封面整齊且發黃，或許連她自己沒翻過幾次，總有些過往捨不得丟，卻也不堪再翻閱。

但 B 無法忍受。

「這裡是公共空間。」B 盯著那堆雜誌對 D 說，語氣平靜，但他的泛白指節顯得他已經難以忍耐。

「這是我的東西……」D 癢了嘴只說一句，沒說出口的是，你別管。

「既然妳房間放不下，就應該要丟掉。」B 的聲音漸漸提高，
「這是逃生通道！發生火災怎麼辦？」

D 彎下的腰板頓了一下，「年輕人，你也有丟不掉的東西吧？」然後慢吞吞地挑眉回應：「不用跟我這老太婆計較吧。」但顯然，D 也沒有退讓的意思。

B 的情緒突然爆發，伸了伸腿，把堆滿雜誌的箱子踢翻。舊雜誌像雪片般散落開來。D 驚了一下，撲上去想護住箱子，張口正要驚呼時，卻被 B 不小心推了一把。她失去平衡，摔向樓梯轉角，發出沉悶的撞擊聲。

有人咋地叫了出來：「她摔下去了！」

我剛好要出門，門還沒闔上就眼見 D 倒在地上，雜誌四散開來，她嘴唇微顫，像是想說什麼，卻什麼也沒說。D 被送醫後，房東來過一次，只簡短地問了一句：「你們有人知道她家人的連絡電話嗎？」

但沒人回應。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還住在 M 城的母親。她總是被我當成背景：做菜、洗衣、收快遞、回答所有類似「媽，我找不到襪子」的問題。我從沒問過她會不會累，有沒有自己的夢想。

我甚至不敢想像，我有長成我小時候想要成為的樣子嗎？而母親似乎總是沉默，她的夢想，有如她的願望那樣孵化嗎？

我突然驚覺到，母親、甚至是只要身為女人，就像 D——

盛開時是人人豔羨的大島櫻、是結實纍纍的蘋果樹，甚至什麼都不做，就足以被揣在懷裡細心呵護。她在被需要的時候才繽紛存在。如今不被需要卻像破落的巢，隨時都要散架，或者遺忘。那麼，不被 M 城需要的我，是不是也早已被 M 城遺忘了呢？

當房東離開後，房客們開始議論起來，語氣低沉，彷彿在進行一場審判。

「B 這麼多年來一直在維持公寓樓梯整潔，這裡需要他。」

「D 的房間簡直就是倉庫，這樣的事遲早會發生。」

「說真的，我們需要 B，但 D……她其實沒什麼存在感吧？」

我什麼都沒說。甚至沒為 D 說一句話。

我腦中突然冒出一句可怕的話：「我們只需要 B。」像是自動生成的選擇標準。這世界似乎只給「有用的人」留位置。

我聽著這些話，心跳慢了一拍。

然而當 B 的眼神倏地轉過來掃視問我：「妳怎麼看？」時，我下意識地拿起手機，裝作有來電，「抱歉，我接個電話。」

我從人群中走開，假裝自己與這場爭論無關。但我知道，我的沉默，已經是一種選擇。

眾人七手八腳幫忙把 D 送上救護車後就各自散去，D 的大門半掩，顯然它什麼都不知道，還眼巴巴等著主人回家。我去幫她闔上，並真心希望 D 的受傷只是意外。

某天夜晚，我在走廊遇見 C，他一邊走，一邊低聲背誦學測用書，步伐規律，像是這棟公寓唯一有明確目標的人。

「你覺得 D 怎麼樣？」因為年齡相仿，在我推給 C 一杯大熱美時，我問他。

C 的腳步沒有停，語氣冷淡：「她很傻。」C 接過並道聲謝。

「……傻？」我愣住了。

「她啊，曾在樓下交誼廳收信時閒聊，對我說什麼年輕人買房不容易，把存了二千萬的現金送給兒女買房。」C 抿了一口咖啡，他席地坐下一點都不拘束，把書放在大腿上說：「她把自己當

塵埃，妳不覺得這很愚蠢嗎？」C 毫無波動地說。

「可是她是個母親。」我想反駁。

C 輕笑了一聲，「噓，那她任務早結束了。」似乎覺得我在說些無關緊要的事：「後半輩子，她應該退回孩子的樣子。」他小口啜飲，潤了潤喉說，假裝自己老了、失智了，當隻可愛的小鳥……給成年兒女撒個嬌，例如跌倒了啊，再含蓄的掉幾滴眼淚，然後大方接受子女的安慰——

「可惜啊，她沒想明白。」C 又抿了幾口，「妳看，孩子小時候多可愛呀，對不？」他又拍了一下自己大腿說，謝謝妳的咖啡，「記得，妳自己先有咖啡喝，再請客。」他轉身進門，闔門前他舉了舉杯挑眉向我致意。或許他只是要說謝謝，但那眼神和微笑似乎告訴我：妳懂的。

我無言以對。曾經很肯定的事情，似乎現在已經不那麼確定了。

D 從醫院回來時，沒有人去接她。

走路一拐一拐的，仍是那個堅強執拗的樣子，她的身體仍然未完全康復，但她並未責怪 B，也沒有抱怨任何人，只是默默地回到她的房間、或是她的殼，繼續修補她自己。公寓裡的其他人繼續需要 B，他依然夜以繼日的拆解，而 D 的房門卻越發安靜。

某一天，我看到 D 站在房門前，輕輕觸摸著那扇門，我不清楚她在想什麼，但她的房間依舊堆滿雜物，沒有任何「準備離開」的跡象。

住在 201 的 A 已經消失，203 的 C 依然背著單字，205 的 D 的沉默，202 的我，依然假裝自己不屬於這裡，然後是 204 的 B 依然

在拆解和拼湊自己的每一部分。這棟公寓像一顆蛋殼，我們都困在裡面，等待著某種無法到來的破裂。

只是，有些人，已經開始放棄掙扎了。

那天晚上，我聽見 D 的房門重重地開了，這已經很久沒發生過。自從她從醫院回來後，她幾乎沒有再離開過，房門始終緊閉，像是放棄孵化的蛋，再也不願裂開。

但那天晚上，她出現在樓梯口，手裡拿著一件破舊的藍色條紋外套，B 的外套。

她低著頭，一針一線地縫補袖子的裂口，針腳緩慢且仔細，像是多年來的習慣。燈光昏黃，映照著她瘦削的側臉，指節微微顫抖。她的眼神很專注，空氣都凍住了。當她看到那件外套孤零零掛在 B 門口的鞋櫃上時，她有點什麼感覺在心口子上一點點地融化，於是，她返屋拿了針線盒，並抬眼望了四周，確定沒有人。

她就坐在樓梯轉角階梯，通常這裡不會有人注意的。

刻意挑選顏色相仿的縫線，把心口子那道裂痕，仔細循著針腳，慢慢縫補。但她不知道的是，B 走上樓前就看見她的背影。

她黏貼的，可能不只是衣服。那針線穿過的每一針，好像在說「我還能修補」，「我還能派上用場」。或許這是她最後的抵抗——她不願只是一顆無聲的、壞掉的蛋。但為什麼？為什麼她更像在撒謊，用一種她痛恨的方式忍受冷漠？

「你就這樣停在那裡看多久？」我問，「她沒發現你在看她？」當 B 這樣和我閒聊時，我問他。

而 B 卻說，似乎每個老人背影都很像。

「雖然不切實際，但她確實縫很久。」B 露出外套袖口讓我看，「有時她手指停很久，我還以為她睡著了，肩膀都沒有動。」

因為不想嚇到她，等她似乎想要起身，並邁開艱難步子把外套掛回原處時，B 才假裝慢悠悠的上樓，然後露出欣喜的樣子。他向她道謝，順手把一袋熱乎的外賣塞進她懷裡。

那時 D 怔了一下，然後輕輕勾笑：「我以前常幫我孩子縫衣服。」

「我兒子小時候，每次衣服破了，就給我補。」D 的眼眸像是回到三十年前的神色，「我補得很仔細，他穿上後會說，比新的還舒服。」

打開話嘮子盡情說呀說，而 B 除了點頭，只剩沉默。

「後來他長大了，開始嫌我縫得不好看，說補丁很醜。」D 繼續說，沒經過同意就碰你衣服，說自己很抱歉。但有股衝動，沒忍住，再次說，希望 B 別跟老人計較。

這時 D 的臉色羞赧，像做錯事的孩子。

B 伸手接過那件補好的外套，嘴啓動了動，像是想說些什麼，但什麼都沒說。D 只是低頭，剪斷最後的線頭，將針盒收進袖口裡。

「然後呢？」我問 B。他低頭看著 D 的針線，沉默了幾秒，然後低聲道：「她說這是她最後能修補的東西了。」

我看著那針腳整整齐齊，心裡卻堵得慌。心想，她補的，應該不是衣服，當這針線落下的那一刻，她完成了人生最後一個補丁。但其實我也有一個類似的針線盒，從來沒有想過為什麼，買來的衣服發現走岔了線、書包底部破了小洞，或是給隨身包包縫個固定的掛鉤。只是我向來都是為自己縫補，歪歪扭扭的走線還是家政課考試時，臨時惡補的。學校書包從不拒絕我的手工笨拙，反而是畢業後，那黑黑舊舊書包似乎就悄無聲息地消失了。

原來不只是我，修補碎片是一種日常。

C離開的那天，我剛好經過樓梯間，看到他拉著行李箱站在門口準備下樓等計程車。

他一身輕裝，「要走了？」我問。看來搬家公司提早把他打包的紙箱帶走了。

我幫C一起拖著行李下樓，他步伐輕快，沒有回頭，也沒有留戀。輪子磕在階梯時會一蹬一蹬，像雀躍蹦跳的鳥兒。

停在公寓門口，C低頭看了看手錶，說終於順利考上某醫學系，他點頭：「已經收到錄取通知，宿舍比較便宜，通勤也方便。」他語氣平淡又帶點新奇，像在陳述一件理所當然的事，這時他伸了伸腰，彷彿困在蛋殼裡太久了，然後掏出手機說要跟我加LINE。

「有需要我幫忙時，可以聯絡我。」很快計程車來了，「謝謝妳送的咖啡。」他說會用APP轉贈寄杯給我，他眼光明媚彷若春天，我望著他上車後離去的背影，像展翅的鳥兒撲騰而去。

此刻，他應該是唯一孵化的鳥兒，我心想。

他走了，沒有留下任何東西。我站在樓梯口，看著他消失在巷弄盡頭，我還是這樣看了好久好久，時間比距離還要長得多，壓在心口上的厚重感說不上悲傷、或是感慨之類，但我總感覺熟悉。似乎我又長大了一點。

突然間，彷彿腦海像影像過渡般，浮現C和D的身影。

C說D很傻，說她總把自己當成塵埃一樣卑微，為子女承受著最倔強的狠活，但我卻看見她身後的孤獨和軟弱。

然而我也明白，那不是愚慈，或許是一種「被時代教育後」的結果——一位被物化的母親。從小就被教育成要先考慮別人、先給別人喝咖啡。某次傍晚，我的門鈴響了，透過貓眼，我看見意外的

訪客 D，雖然很突兀，她困窘的說，希望可以拜訪我十分鐘。我打開門看見她拎著一本像草稿的小說，慢慢循著沙發坐下，我為她遞上一杯適口的茶。她說，其實她隨時都可以搬去跟兒子住的，但總有些婆媳顧慮，她說或許自己最該去的是養老院。說罷她遞給我一本她沒有出版的小說草稿。

「聽說妳是心理系的學生。」她說就當結緣吧。

「謝謝阿姨。」我伸手收下，記得母親說過，只要是長輩給的東西，不管喜不喜歡都應該收下，那是禮貌，也是完成「被祝福」的儀式。我有些愧窘，想挽留她多坐一會兒，但她說不好意思。果真只拜訪十分鐘。離去前，她說：「妳父母好福氣啊。」說我乖巧又漂亮，給她當孫女多好……然後她抿笑一下，說有空多陪陪父母。

我目送她進自己房屋，闔門前，我發現她自己在自家門口站許久，像在等什麼。但我知道，她的話語彷彿是在說給她自己聽的。也許，她在等我喊住她。我張了張嘴，卻什麼也喊不出來。

但她不知道，我總不願意回到 M 城的。

這不是另一個祕密，M 城不是另一顆蛋，它是壓在我心口的、一枚拒絕孵化的石頭。因為母親已經照顧因車禍癱瘓在床的父親整整四年。他不會好轉，我還是學生，而母親必須工作。

某次回家探親，發現母親和 D 一樣，正在慢慢變成「無聲的照顧機器」。那一刻，我發現母親比我為了念南部大學而離開 M 城時，看起來更加蒼老。我忽然意識到自己從未問過母親：妳過得快樂嗎？妳希望過怎樣的日子？

可我最不敢說出口的是，其實母親，一直都沒有選擇。

C 離開了，我明白他是唯一成功離巢的人，真心祝福他。但這種所謂的成功真的存在嗎？如果他再也不回來，再也沒有人記得他



曾住過這裡，那他存在過嗎？

原來長大不是飛走，而是學會對所有事情不再期待答案。

況且，不是每件事都需要答案。

B 依然在傍晚的樓梯間打掃拖地，沒有抬頭。D 的房間燈還亮著，或許她在創作，寫回憶錄之類，或是繼續縫補，讓自己看起來更堅強，更像被子女需要的樣子。

而我呢？

我低頭，看著自己的手，學校期末報告繳交期限快到了，但發現自己什麼都沒有做，像 A 的 201 套房空蕩蕩，房東帶人來看了幾回，房門依然貼招租啟事。某次我放學回到租屋處，剛好遇到房東帶客人看屋結束，我隨口問她，「A 何時搬走的呢？」

「不清楚，租約到期，他就不見了。」房東兩手一攤，無奈說：「水電費還是我去結的。」

「妳沒聯絡他？」

「打過電話，停機了。」

那一瞬間，我感覺後頸皮膚刮過一陣涼。A 就這樣徹底消失了。

沒有行李、沒有道別，甚至沒有留下任何痕跡。他就這樣蒸發了，像是從來不存在過一樣。我記得我來自 M 城，但我不總想起它，我甚至迫切希望我永遠不要回到 M 城。那裡有個祕密藏在我心底，鼓得圓圓的。我希望它永遠不要孵化，即使多年後，母親喚我過年總要回家一趟，但我總覺不堪。長期外宿的經驗使我總是拒絕長成符合實際年齡的樣子。

A 的消失和我在 M 城的經歷頗像，那不像孵化，只是默默消失，似乎是踮著足尖悄悄離去，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站在 A 的

信箱前，看著堆積如山的廣告信，忽然覺得，如果有一天，我也這樣消失了，會不會沒有人會注意到？如果我消失得無聲無息，就像 A 一樣，會不會沒有任何人真正記得我曾經在這裡存在過？

深夜，我站在自己的房間裡，伸出手，輕輕地敲了敲自己的房門：「這裡，還有出口嗎？」

敲擊聲迴盪在房間裡，太輕、太空洞了，像是蛋殼內部的回音，同時也是一種回答。我轉頭看向掛在樓梯間天花板處的轉角鏡方向，這裡可以高高俯瞰，抬頭仰望的自己——

和自己對視的同時，像是要望見眼底裡的另外一個人。也許 A 曾經站在這裡，問過同樣的問題、望過類似的自己。

買了兩杯大熱美式，離開樓下的便利商店，我才猛地想起 C 已經搬走。

我不知道 C 住在這裡多久了，但他步伐明快，離開也顯得決絕。或許他的瀟灑是因為曾經被理想深深遺棄，以至於重拾機會時，C 顯得義無反顧。我也不知道 B 的拆解與重組會不會是一種試圖孵化或是和解的歷程？而 D，能不能等到她想要孵化的樣子呢？

街道靜得像世界已關機，只剩便利商店亮著一盞持續孵育的光。

而我，是否只是被複製進這顆蛋殼的影子？

窗外黑夜沉靜，我伏在那張學姐留下的書桌前，手機在掌心發熱。

想打給 M 城的母親，說些話時——

卻發現，我早已不知道該怎麼開口。



評審評語／巴代

租屋書寫是文學徵獎活動常出現的題材，正因為租屋處的人員流動性與繭一般的個別性，提供了小說創作一個素材豐富的舞臺。〈蛋殼裡的房客〉小說場景選擇了一個具有公寓性質的居住環境，這使得租賃居住也有了公寓式的鄰居關係，一種鄰近又彼此隔離的互動關係，不再侷限租客個別的視角與心境發展情節。這恰恰也反映出作者對小說場景的設計性有一定的能力，而非僅僅是生活經驗的租賃現場。

至於人物角色的設計、發展與連結，選擇以超商店員、學生、獨居作家、熱心公益者、觀察者／言說者之間的個別性與互動關係，也呈現了更多的社會縮影。而題目中「蛋殼」的隱喻，可以是象牙塔，可以是玻璃屋，反映住戶的關係與生活現況，看似穩固有連結卻有斷裂破碎的隱憂。

綜合而言，這可以視作為小說創作課程中，一篇中上水準的習作。